



台 灣
訊 通
馬 銜 籌

一個毀壞的花園都市

介紹「台北」一些輪廓

台北是台灣的政治中心，經濟中心，也是文化中心，台灣長官公署和台北大學都在這裡，大商店和銀行也在這裡。它代表了台灣的大部分，人口三十多萬。台北是一個花園都市，每一條街，每一條巷，都見到樹木，當春天來臨，百花盛開，使你好像陷身在廣大的花田裡。

法國式的三線馬路，闊廣而平坦，柏油光滑動人，五六輛汽車平排駛過去，都不會撞車。夏天的夜晚，明月一輪，棕櫚葉隨風搖曳，榕樹婆娑作態，就是一幅夏威夷仲夏夜之圖，它陶醉過不少青年人的心。街市整齊完整，公共建築，廣場，公園都有計劃的配置，確也費了一番苦心。日本人常吹牛說：把這個都市搬到歐洲去。也不會列入第二流。事實上，日本人對台北的建設，確也費了一番苦心。

市中心的中心，矗立着一座二百尺高的塔。它過去是日軍統治台灣的寶座——台灣總督府。台灣人叫它做「阿呆塔」，日本人叫它做救火機。意思說，台灣起火，總督府就像救火機一樣把它平息。它的建築高敞全市，確也像內地的消防館。從內容到形式，都表現着日本專制殘酷的統治。現在已經給美機炸毀了，要修復起來，至少要用台幣一兩千萬。（合國幣四五十萬萬元。）這個總督府，可以容下一萬人在裡面辦公。

台北，過去有兩個區域，萬華，太平町是台灣人的區域，榮町（現改為文武街），本町（博愛路），京町是日本的區域。前者充滿着本地風光，建築也是台灣式的建築，潮濕黑暗。後者高樓大廈，輝煌堂皇，成一個強烈的對照。

這兩個市場，也有不同的表現。太平町的市場，主要的是米茶的農產品，後者是東洋貨的銷售地，台北所謂熱鬧的中心，也就是這兩個地方。

榮町，表町的熱鬧場所中間的大和町（現改為撫台街），有一個公會堂，現在改為中山堂。這是一個歷史的地方。這條街每一次的更改，都表現着台灣對日本不同的歷史。五十一年前五月廿一日，「台灣民主國」在巡撫衙門，成立台灣民主國總督府，台灣割讓日本，台灣總督府也於六月十七在這個舊址開始政治，光復後十月二十五日，歷史性的受降典禮也在這裡舉行。

上面說過，台北是一個花園都市。這市內郊外，大大小小十五個公園。著名的是新公園，圓山公園，植物公園，新公園在市中心，圓山公園附近另有動物園，戰前搜集許多動物在這裡，特別是南洋方面的動物，戰時空襲，怕猛獸脫出傷人，日本人全把它殺死了。只剩下象，駱駝，小鳥等等無關治安的東西。植物公園，主要的也是以南洋樹木為主。旺盛的熱帶植物雖然看不見，但一叢一叢的大樹組成的密林，很使人幻想出南洋的風景。

潭深遂碧綠，劍潭山青翠欲滴，遠望白雲渺渺，近看風帆片片，是一幅平和的自然畫。但是，這個具有自然美的亞熱帶都市，在一場醜惡的戰爭中也露出了它的醜惡。炸後的殘垣斷壁，向着天在訴苦，街上的垃圾經過兩任市長的親自出馬，連小學生都動員了，還沒有把它肅清。水溝不通，聚蚊成雷，大自然的化裝已經掩不任人為的醜惡。十年前會到過台北的一位音樂家馬思聰說：「台北全變了」，是的，台北全變了。它再也繫不住音樂家的心。

以蘇曼殊與張資平並列，論者必以為失當矣。其實蘇張亦自有相同處，其實合，其神似，故非熟讀二家而仔細比較之，則不能發此秘！

張為近世著名三角戀愛小說專家，此為稍涉新文藝者，人人共知之事實。作品如「冲期積化石」、「愛之焦點」等，俱以一女子為主角，而二男交逐之，結果，一勝而一負，此成而彼敗，陷入刻板的悲劇公式化。蘇作多身邊瑣事，不啻自我寫照，深切處，幾令人讀之淚下。故讀「斷鴻零雁記」者，莫不知所謂「三郎」即才華蓋世遁入空門之蘇玄瑛，其一種孤傲怪僻之氣，讀其書並識其人焉。作風哀怨悽麗，近於蝴蝶

驚蕩派，而無其陋，其「碎齶記」寫杜靈芳燕蓮佩之與莊湜，「非夢記」寫汪薇香劉鳳嫻之與燕海琴，英皇爭嫁，妙成三角，與張作遙遙相對。惜天不假年，致令專美，誠我國說部界之損失！

然張作主角為女，蘇角主角為男，一則二男逐女，一則兩女追男，前者一勝一負，後則同歸於盡，此其異也。

蘇曼殊與張資平並列，論者必以為失當矣。其實蘇張亦自有相同處，其實合，其神似，故非熟讀二家而仔細比較之，則不能發此秘！

張為近世著名三角戀愛小說專家，此為稍涉新文藝者，人人共知之事實。作品如「冲期積化石」、「愛之焦點」等，俱以一女子為主角，而二男交逐之，結果，一勝而一負，此成而彼敗，陷入刻板的悲劇公式化。蘇作多身邊瑣事，不啻自我寫照，深切處，幾令人讀之淚下。故讀「斷鴻零雁記」者，莫不知所謂「三郎」即才華蓋世遁入空門之蘇玄瑛，其一種孤傲怪僻之氣，讀其書並識其人焉。作風哀怨悽麗，近於蝴蝶驚蕩派，而無其陋，其「碎齶記」寫杜靈芳燕蓮佩之與莊湜，「非夢記」寫汪薇香劉鳳嫻之與燕海琴，英皇爭嫁，妙成三角，與張作遙遙相對。惜天不假年，致令專美，誠我國說部界之損失！